

1305

晉江文史資料選輯

屈武題

(修定本一至五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福建省晋江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晋江文史资料选辑

(修定本一至五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福建省晋江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95年8月

修定本编校

王永裕 叶海山

晋 江 文 史 资 料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福建省晋江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泉州晚报印刷厂承印

写在前面

征集文史资料是周恩来总理生前亲自发动的，并指示撰写文史资料要“存真、求实”，“不要哗众取宠，故作惊人之笔”，“要使资料成为历史研究的素材”，遵循这些指示，我会曾于1960年征集出版《晋江文史资料》一辑（初稿，油印本）。“文革”十年，征集刊出文史资料工作被迫停顿下来。粉碎“四人帮”后，根据全国政协第三次文史资料工作会议提出的“政协是最广泛的革命的爱的统一战线组织，它集中了一批具有丰富阅历的党内外老同志和各界爱国人士，让他们把亲身经历记录下，就是极其难得的宝贵资料”的精神，我会文史资料工作组恢复活动，决定陆续征集出版《晋江文史资料》，作为保存资料，推动征集工作，为研究地方文史和编修地方志提供素材。

晋江是古代海外交通之要枢，全国著名侨乡，与台湾隔海相望，历代乡贤志士迭现层出，人文荟萃，文史资料十分丰富，搜集、整理、研究和刊出这些资料，从另一角度，生动、真实地反映晋江的社会经济文化历史，再现先辈乡贤的艰苦开拓、奋斗和创造，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供借鉴，教育和激励当代人与子孙后代，促进社会经济和各项事业的发展与进步。我市历届政协领导同志都非常重视文史资料研究工作，党政领导和有关部门及各界人士予以大力支持，《晋江文史资料》得以每年顺利出版1至2辑。

《晋江文史资料》同全国各地政协进行广泛交流，不少的图书馆、有关单位和个人的索要，而前期印数较少，加上各行各业修志，《晋江文史资料》1～5辑仅剩存本，为满足各方的需求和宣传晋江，让史料发挥更大作用，我们决定修定、再版《晋江文史资料》1～5辑（合订本）。当时编辑是伍长顺和吴泰同志。

《晋江文史资料》（修定本1～5辑）的再版，得到中共泉州市委副书记、晋江市委书记施永康、本市政协主席王恭庭和副主席的大力支持，並承蔡振宗、李锐、李承基同志协助校对，特此致谢。

编 辑

1995年8月15日

编 辑 凡 例

1、本辑仿照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辑《文史资料选辑》的体例，以选载有关晋江县从戊戌政变至“文化大革命”结束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军事、经济、文教、社会、华侨、宗教、人物等各个方面的资料，不拘体裁，只要有史料价值，均可选入。

2、本辑刊印的目的，在于累积保存资料，推动征集资料工作的开展，所选的资料都是撰写者的亲身经历和见闻，有一定资料价值。但由于个人所处地位和所见所闻都有一定局限性，对问题的看法不可能完全正确，因此只在内部发行，作为交流资料，以供历史研究工作者参考。

3、本辑对来稿可加以选录、删节和文字的修改，也可以按内容多篇合并整理。

4、本辑所刊印的资料，欢迎阅者提出补充、订正、质疑的意见。

第一辑

- 李子芳烈士……………吴彦治 (1)
- 和李子芳同志在一起的时候……………李兆炳 (2)
- 晋江人在新加坡……………彭松涛 (10)
- 官迫民反 侨眷请愿……………周海宇 (28)
- 抗日战争时期侨乡经营私盐实况……………洪祖良 (37)
- 陈启紫先生二三事……………吴 泰 (42)
- 爱国华侨林景书先生……………林玉升 (48)
- 晋江县与台湾亲缘关系初探……………李建成 (49)
- 辛亥革命前后安海社会见闻杂记……………郑士美 (59)
- 北伐前后安海地方动态回忆录……………俞少川 (84)
- 衙口乡团消灭靖浙两军经过……………施光荣 (94)
- 十九路军闽变前后的安海……………曾 杰 (96)
- 日寇登陆永宁的记实……………蔡悬圃 (100)
- 敌机轰炸东石见闻四则……………蔡多辉 蔡允资 (103)
- 黎明高中校史简介……………吴世光 (104)
- 毓英学校简介……………李叔静 (110)
- 《湾海新报》创办始末……………林华居 (122)
- 《安海新报》的始末……………廖文友 (124)
- 安海的业余戏剧活动与救亡运动…郑剑雄 林华居 (130)
- 安海养小剧团宣传抗日……………廖文友 (134)
- 石狮一带烟毒惨况……………蔡尔肇 (139)
- 鸦片大本营——张林村 ……许金界 李建成 (142)

第二辑

- 追忆一九四八年泉州劫狱事件……………许东汉 (147)
- 机智的地下小交通员……………林 茵 (162)

回忆怡朗华侨的爱国行动·····	高作揖	(167)
在菲律宾参加侨团活动·····	桂华山	(176)
略谈御辇村华侨热心家乡公益事业·····	周海宇	(186)
安海侨汇业的前前后后·····	郑 川	(190)
爱国华侨林寿山、林志强昆仲·····	林祖武	(197)
华侨革命志士陈再兴·····	黄天柱	(201)
晋江县第一次国共合作始末·····	郑剑雄	(204)
军阀统治时期之安海·····	洪少禄	(211)
龙园村惨遭军阀焚杀经过·····	洋 川	(233)
石狮“皇帝”蔡持和袁单的贪污案·····	何健魂	(235)
近百年来石狮镇之变迁·····	王显增	(241)
安海商会 一 工商联的简介·····	俞少川	(246)
东石纺织业发展梗概·····	丁苏州 陈天界	(250)
陶瓷之乡 一 磁灶·····	吴哲生	(253)
蚶江与鹿港的关系·····	林祖武	(261)
东石玉记行航运贸易简介·····	蔡惠仁 蔡福藩	(264)
建国以来晋江县中医中药发展概况·····	骆安邦	(267)
参加全国中医师考试的回忆·····	赵正山	(275)
安海育婴堂今昔变化·····	赖培乐	(279)
晋江陈埭回族的考证·····	陈埭回族调查小组	(286)

第 三 辑

晋江县菲律宾侨汇史初探·····	赖宝林	(295)
石狮华侨出国史话·····	吴志辉	(309)
从族谱中探讨安海人侨外之情况·····	洪少禄	(316)
抗日战争时期侨属生活情况·····	陈天瑞	(337)
太平洋战争旅外侨胞逃回故乡记与旅港同胞由 陆路逃归记·····	达 林	(340)
华侨出洋的动机·····	川、献章	(343)

安海几家典型侨户的调查·····	献章	(343)
安海部分老归侨座谈、访问记·····	陈天赐	(350)
“马来西亚太平仁和公所”简介·····	蔡惠仁	(353)
兴建永和街的历史背景·····	姚贻电	(356)
李子芳烈士在泉州·····	吴清潭	(360)
革命烈士传略六则·····	尤芳璧 林显星	(367)
东石港发展简史初探·····	叶海山 许金界 蔡春草	(380)
井林盐场略述·····	许宗悦	(384)
都蔡械斗纪略(附碑记)·····	蔡多辉 蔡尤资	(388)
“都蔡冤”资料拾遗·····	(记者)	(390)
前后港大规模械斗概况·····	施伯箴	(392)
乞丐琐记·····	李淑静	(396)
解放前后安海的诗社及其他·····	俞少川	(404)
许声炎的家族及其他·····	方闻	(407)
原晋江县常备自卫大队投诚过程·····	蔡睿铨	(415)

第四辑

石狮史话·····	郑炳山	(419)
菲律宾各宗亲联合会概况·····	编辑组	(446)
略谈晋江县的华侨兴学史·····	赖宝林	(460)
槟榔屿的华侨史话·····	赖宝林	(472)
槟榔屿王宗汉匾志·····	许经明	(490)
李文炳先生事略·····	李叔静	(491)
陈增斜老人二三事·····	陈本抗	(495)
一所不同凡俗的学校·····	蔡尔肇	(498)
东石龙江吟社起源与沿革·····	蔡景丰	(506)
龟湖乡一带“小先生”活动概况·····	吴清潭	(508)
郑和与陈逮丁·····	刘志诚	(513)
略谈回族陈逮“丁”史·····	赖宝林	(515)

回族科学家丁拱辰·····	张家瑜	(523)
民主革命者许卓然事略·····	陈德贤	(531)
宋元两朝台湾澎湖隶属泉州府晋江县·····	李龙抛	(537)
寓台晋江人名录·····	编辑组	(542)

第 五 辑

晋江县概况·····	地名办	(550)
青阳镇概况·····	地名办	(556)
晋江华侨史话·····	苏秋涛	(557)
日寇侵厦时华侨出入境遭受的苦难·····	赖宝林	(565)
记抗战时期吉兰丹州华侨的英勇事迹·····	蔡惠仁	(573)
陈清机与泉安公司的开创·····	陈德贤	(577)
抗日华侨烈士沈尔七·····	沈玉水	(583)
爱国侨领要闻二则		
——李清泉、吴道盛·····	记 者	(593)
侨乡小学抗日宣传片断·····	潘玉仁	(598)
解放前在侨乡的一首歌谣·····	潘玉仁	(602)
衙金深风俗改良会·····	李叔静	(602)
往日侨乡的“抓壮丁”·····	赖宝林	(611)
告“神状”·····	许经明	(619)
追记青阳鼠疫片断·····	林双法	(621)
走向光明·····	郑炳山	(623)
——原国民党军325师在晋江县起义的经过		
倪世桢先生二三事·····	陈增荣	(631)
许子玉牧师与金井基督教会·····	李叔静	(637)
入世和尚释转博·····	蔡尔肇	(652)
高甲戏名丑柯贤溪·····	李正长、李龙抛	(657)
从水澳到永宁寨·····	郑 应	(665)
质疑、订正与补充·····		(668)

李子芳烈士

吴彦治

李子芳，乳名清心仔。1910年4月14日（农历三月廿四日）出生在福建省晋江县永宁岑兜村（现永宁公社子英大队）一个华侨的家庭里。他五岁丧母，七岁丧父，与姐弟妹五人相依为命，过着悲惨的幼年生活。为遵父嘱，在1917年秋，进家乡银江小学读书。他常常利用课余、假日，甚至是上课的时间上山拾柴捡草，下海摸鱼抓虾，来帮忙家庭生活，但学习成绩，总是全班最优秀的。小学毕业后，由于家境窘迫，不得不寄居于三姐家中，苦渡着多难的童年。1924年，十四岁，便离开了骨肉姐弟（妹病夭），跟随父亲生前的戚友远渡重洋到菲律宾谋生。到菲国后，他坚持半天在公司的菜仔店做工，半天到中西学校读书。1927年春回国。先后到泉州培元、晋中、黎明高中等三所中学读书。因他积极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地下革命活动，先后被劝退和开除。1930年，他接受党的安排，到泉州郊区法江小学以教书为掩护开展地下活动。后因敌人猜疑而转到惠（安）、同（安）、安（溪）、永（春）等地活动。1931年，党推荐他到南京中央大学作旁听生一个学期。后又到厦门鼓浪屿“蒋以起公馆”内做工，作为掩护进行革命活动。1932年4月，毛泽东同志亲自带领红军东路军挺进闽南，歼灭国民党第四十九师张贞部，攻克漳州和闽南广大地区，李子芳同志经地方党的介绍，参加了红军。1934年10月随军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先后担任过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一军团政

治部组织部干事、科长、部长等职务。1937年9月，调至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系第三期学员）。同年11月间，接受党中央的指派，组织南方新四军，并担任新四军政治部组织部长的职务。1941年1月，蒋介石发动了震动中外的“皖南事变”，李子芳同志身带重病，率队冲打突围时，不幸被捕，先后囚禁在国民党江西上饶集中营的李村和石底等监狱。在狱中，他组织成立了狱中第一个党支部，被推选为支部书记。他领导了狱中的同志进行了越狱斗争，并口授转狱的同志到集中营的茅家岭等监狱，组织狱中同志进行抗工，绝食、暴动，与敌人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1942年5月间，日寇攻占了浙江金华，国民党反动派欲将集中营转移到福建时，李子芳同志被绞刑，壮烈牺牲，是年三十二岁。

李子芳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荣的一生。

编者附记：

李子芳烈士于何时何地由谁介绍参加中国共产党，撰写者查无资料，只好暂付阙如，希望了解情况的同志提供资料或有关线索，以便补充。

再版时附记：

经与晋江市党史研究室核对，李子芳系1933年4月，在中央苏区经彭祐、谢有助、钟衍英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和李子芳同志在一起的时候

李 兆 炳

“皖南事变”发生到现在已经四十周年了，在我的心中默默地怀念着一位牺牲在上饶集中营的老战友——李子芳同

志。

我认识李子芳同志是1932年4月间，一起参加革命，在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第四军政治部工作的时候。

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粉碎了国民党第三次“围剿”之后，由毛泽东同志带领一、五军团组成的东路军挺进闽南，歼灭了国民党四十九师张贞部，攻克了闽南重镇——漳州和闽南广大地区。红一军团第四军驻守闽南一带，军部驻在石码，我由潘振武同志介绍参加红四军政治部工作，同时参加红军的，还有许多青年学生、工人等。那时我被分配在政治宣传部工作，李子芳同志被分配在组织部工作。

子芳同志个子瘦长，脸带黯黄色，满口泉州口音，年龄和我差不多(二十二、三岁)听说他是福建互济会介绍来参军的。

我和子芳同志虽然都分配在政治部，但不在一个部门工作，同时大家工作都很忙，见面时只是互相打招呼，没有时间交谈。六月间，国民党反动头子蒋介石，坚持他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革命政策，把在上海抗战而得到全国人民支持的十九路军调到福建打红军。中国共产党从大局出发，提出联合一切抗日力量实行抗战，以拯救中华民族于沦亡之中，主动退出闽南，避免与十九路军兵戎相见，以打破蒋介石的卖国阴谋。红军第四军由石码撤退，经漳州、南靖、龙岩等地返回闽西根据地。在行军中，我和李子芳同志的接触就较多了。

行 路 难

我们这些年轻人初参加红军，虽然领导上对我们的生活很照顾，但我们对军事生活仍然很不习惯，譬如，在部队里，每天三餐都是吃干饭，行军时天才麻麻亮就起床，整理行装（其实没有什么东西，只有一床被子和一条毯子），“上门板，捆禾草”，打扫房子，接着就听到开饭的号声，

开水也没有喝的，那硬梆梆的干饭实在难下咽。而最困难的还是走路，我们这些人过去都没有步行过多少路，而现在每天要走几十里路，不管晴天雨天都要走。我们从石码经漳州到南靖，就进入山区了。闽南的初夏，天气已很炎热，走起路来，满脸、满身都是汗水。当兵的当然要讲军风纪，衣服也不能解开。一个人好象从水里捞出来一样。

在行军时，上午很活跃，一路上有说有笑，而到了下午，大家都累得顾不上说话了。我虽然累得全身筋骨酸痛，但仍咬紧牙关，紧跟上去，为的是怕老同志笑话。

李子芳同志从来就沉默寡言，虽然大家说说笑笑的，他也只是偶然插上一两句话。一到下午，他更是紧锁眉头，抬着沉重的双腿，上气不接下气地走着、走着。

过了三四天，我的脚底下磨出水泡了，一到宿营地，我也随着大家围着卫生员挑足泡。李子芳同志也来了。我问他：“你脚底也起泡了？”他点点头：“也起泡了。”当卫生员用纱布包好了我们的双脚，我们一起回去，我对他说：“从来没有走过这么多路，真是难受。”

“老同志说，只要忍受几天就会好的。这点困难还受不了吗？日子长着呢，将来困难也许会更多呢！”

听了他的话我很惭愧。的确，这点困难也克服不了，还革什么命呢？我想起临出发时，我们的宣传部长舒同同志曾对我说：“红军中的生活是比较艰苦的，我看你身体并不太好（我从来是比较瘦弱的），你可考虑是否留在地方上工作？一样都是革命嘛！”我当时曾经斩钉截铁地回答说：

“我一定留在红军里，再苦也不怕！”现在又听了李子芳同志的话，想到舒同同志出发前对我的关怀，我更加咬住牙根，寸步也不落在别人的后面。真的，不出十天，我们的双腿已变成了“飞毛腿”了。

这不是一件小事

1932年底，红四军领导机构只留一个精简的指挥机关，政治部合并到军团政治部去。这时同乡同学更多了。闲时我们常常喜欢用家乡话聊天。离开了闽南，吃不到故乡的水果，我们这些来自水果之乡的闽南人，不由得想起家乡四季的水果来了。大家计算一下，从春到冬，有三四十种水果可吃。正谈得津津有味，李子芳同志不知道什么时候也来了，静静地听着我们瞎聊。突然他插话了：“你们在这里望梅止渴啊！”我们都不约而同注视着他，一位同志笑着回答道：“在这里虽然吃不到，不过想起来也觉得很有味道。正是望梅止渴。”

“可是这里没有梅啊，望也望不到，哪能止渴呢？”李子芳同志严肃地说道：“我们部队现在行军作战很频繁，同志们都应该多谈谈怎样工作得更好，对工作更有利的事情，想那些不现实的事情有什么意思呢！”大家听了都觉得他的话很对。他平时很少有休息的时间，没有事情也不瞎聊天，总是谈谈工作问题，或者独自阅读书刊。有的人总觉得他严肃有余活泼不足。

又有一次，我们又用家乡话聊天，子芳同志温和地对着大家说：“我们参加红军的时间都不长，在我们队伍中有各地来的老同志，我们应该更多地亲近他们，才能更好地向他们学习。我们几个同乡在一起老是说家乡话，别人听不懂，我们怎么能与老同志亲近呢？往后不管什么事情，还是少讲家乡话，或不讲家乡话，而讲普通话好。这虽然是一件小事情，认真地说，也不是一件小事情。”

此后我们几个闽南人，也就逐渐不讲家乡的方言了。虽然，我们的闽南腔“官话”，人家听起来也不太听懂，但同

老同志们的是更加亲近了。

病，怕什么

中央苏区地处亚热带，由于气候的关系，疾病较多。而部队经常在行军作战中，很少有休息的机会，国民党反动派对苏区的封锁又很严密，医药条件十分困难。军团卫生部有一个野战医院，是收容较重的伤病员，一般疾病都是随队治疗的。如烂疮孢子、生疥疮这类皮肤病，还有“打摆子”（疟疾）等都是随队治疗。如果夜里打起摆子来，大家就把被单集中起来让病人盖（当时不论什么人没有棉被的）。部长或主任们常常把自己的牲口让给病员骑。但是，病员一般除非不得已时，都不骑牲口，以免增加部长们行军的疲劳，影响他们的工作。有一次李子芳同志患了疟疾，正在发冷时，恰好部队向着一座高山前进，他不顾一切，用尽力气爬上去，浑身流了大汗，结果病也好了，这个既简便又节省药品的办法就在我们政治部流传开了。

在五次反“围剿”时，李子芳同志患过一次痢疾，那时由于敌人封锁更加严密，战斗又是在苏区边沿上打，药品更加困难，只见子芳同志一天一天消瘦下去，脸色更加黯黄，两只眼窝也深深地陷进去。同志们和领导上都劝他到野战医院去休养一个时期，他对领导和同志们的关心表示感谢，但坚持留队治疗，子芳同志说：“病，怕什么？痛苦是有的，只要能忍耐下去，还怕好不了吗？”他总是这样不声不响地、顽强地和一切困难作斗争。在军团卫生部姜齐贤部长精心的治疗下，不久就痊愈了。

草 鞋

长征途中过草地的第三天，我只一双布鞋准备在宿营时

穿用。脚上穿的是用牛皮做的“草鞋”，泡着水就滑溜溜的，走一步就要滑到一边去，实在讨厌。一次，一脚踩进泥坑里去，脚拔出来了，而牛皮“草鞋”却留在泥坑里，我索性把另一只“草鞋”扔掉了，光着两脚走路。可是，草地里的草却把脚底扎得很痛，有什么办法呢？只得忍耐着。

在队伍中，也有和我一样狼狈不堪的人，但大部分同志准备较充分，不仅脚上有穿的，而且背包里还有布打的草鞋作后备，其中就是李子芳同志。

第二天，望着那无边无际的茫茫草地，看着自己在昨天被草扎得发红的两只脚板，就下了决心穿上那双准备到达宿营地时穿的布鞋，并找到一条带子绑在脚上，以免又陷进泥坑里拔不出来。这天很顺利地走过去了，可是鞋子却是湿漉漉的。我们的宿营地是选在高山地面的土丘上，露营比较简单，不用分房子，只由管理员指定地皮，归各部队露宿。一到宿营地，大家忙着找野草烧火，因为公家不可能煮大锅饭了，只得由各部门生火堆，各人拿出随身携带的缸子，围着火堆煮青稞面糊当晚餐。

饭后，我脱上那唯一的鞋子在火边烘烤，李子芳同志走过来，问我：“你在烤鞋？”

“不烤怎么办？”

“你没有草鞋了？”

“要有，我也不用费这工夫了。”

“我常叫你学打草鞋，你就不学，这是活报应！”他笑着批评我，我听起来却感到很尖锐。确实，我从没有想到“鞋”的困难问题。因为，在苏区有群众的慰劳品（其中大部分是布草鞋，即用布制的凉鞋），打仗时可缴获敌人的，在白区时打土豪可以分到，根本没有想到要过草地这样费鞋的地方，这确实是对懒人的惩罚！

“今天不成了，明天到宿营地时，我还有些布条和麻给